

晉乘蒐略

(清) 康基田 編著

叁

山西古籍出版社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研究項目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參

(19—26卷)

五代宋遼金元

(清)

康基田 編著

點校者

郭春梅 王靈善 馬玉山
杜士鐸 劉旭 衛廣來

山西古籍出版社

目 錄

晉乘蒐略序(松筠)		一
序(許兆椿)		一
晉乘蒐略序(姚鼐)		一
序(康基田)		一
卷一(堯、舜)		一
卷二(夏、商、周)		七三
卷三(春秋)		一三五
卷四(春秋)		一九三
卷五(春秋、戰國)		二五九
卷六(戰國、秦)		三一六
卷七(西漢)		三七九

卷八(西漢)		四三七
卷九(東漢)		五二六
卷十(東漢)		六〇八
卷十一(魏、晉)		六七九
卷十二上(東晉、十六國)		七七四
卷十二下(魏)		八二九
卷十三(魏、齊、周)		九一一
卷十四(隋)		九九〇
卷十五(唐)		一〇六四
卷十六(唐)		一一六四
卷十七(唐)		一二二五
卷十八(唐)		一二九九
卷十九(五代)		一三六七
卷二十(宋)		一四六五
卷二十一(宋)		一五五〇
卷二十二(宋)		一六一五

卷二十三上(遼)		一六七九
卷二十三下(金)		一六九八
卷二十四(金)		一七六二
卷二十五(元)		一八二一
卷二十六(元)		一八九二
卷二十七(明)		一九七三
卷二十八(明)		二〇六五
卷二十九(明)		二一七九
卷三十上(明)		二二八七
卷三十下(明)		一三六七
卷三十一(明)		二四三八
卷三十二上(明)		二五一〇
卷三十二下(明)(含《讀史方輿紀要·山西》)		二五七〇
《晉乘蒐略》跋後		二六四一
後記		二六四三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唐天祐四年三月，禪位於梁，朱全忠稱皇帝，改元開平。河東仍稱天祐。時惟西川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遺晉王書，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云：「誓此生靡敢失節。」按：此克用不忘君之本心，至易世而不變也。僖、昭之世，強藩割據以自雄，視其主如贅瘤，無一人起而濟國家之急，而克用舉一軍獨往靖難，定策之殊勲，特出於「鴉軍」。雖時復暴橫，君子於此，有恕辭焉，原其心也。沙陀自范希朝鎮太原，入居神武，屢有戰功。國昌以破龐勛功鎮振武，賜姓名，因恃功驕恣，徙鎮大同，稱疾拒命。克用從父命，遂以軍亂，據雲州，自稱留後，侵掠代北爲邊患。已而，國昌出擊黨項，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自雲州往迎國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破遮鹵、崑崙諸軍，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此沙陀拒命，綱目所以外之也。嗣以蔚州兵敗，克用隨父亡入韃靼。嘗因酒酣，語豪帥曰：「黃巢北來爲中原患，

天子若赦吾罪，當與諸公南向，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磧！」未嘗不繫心於國也。及陳景思募沙陀兵，以非克用不可將，奉詔書召於韃靼。克用率蕃漢萬餘人出石嶺關，過太原，復以鄭從讜發軍需錢米不給於用而還。再奉墨敕將兵四萬至河中，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又敗趙璋、尚讓于良田坡，橫尸二十里。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此克用率蕃漢勤王，收復長安之大勲也。黃巢南走，克用追巢，敗尚讓、黃鄴於西華、太康，又敗巢於封邱，巢僅以身免。軍還，過汴州，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醉酒卧床，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床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縫尉氏門出，還軍中。至太原，訟其事於京師。克用不敢專兵，稟命請討，綱目深予之。而僖宗但詔諭解，兩無予奪。自是州鎮擅兵，無復稟畏。會河中王重榮徙鎮兗州，用王處存代，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逆命不行，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僞爲詔書。且言：「皆朱全忠之謀。」當是時，克用方蓄怨朱全忠，憤不得泄，聞重榮言，遽信之。請討，不允，益信其謀。帝遣朱玫討重榮，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犯京師；天子出居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挾襄王煬稱帝於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召克用，不至。適以安金俊之敗，朱全忠與李匡

威、赫連鐸請乘敗治興元之罪，張濬持議益力，遽以濬爲太原行營都統而伐之。濬軍三戰三敗，遁歸。克用表訴濬與朱溫連結攻臣，勢難束手，身無官爵，不敢歸藩。乃復還克用官爵，使歸晉陽。乾寧元年，克用攻下絳州，至河中，京師揚言沙陀軍十萬。至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亦謀劫鳳翔。昭宗出石門，遣使告急，克用進軍渭南，破邠州，王行瑜走死，復定宗社。昭宗還長安，克用還軍；再請擊茂貞，收鳳翔。朝議滅茂貞，則沙陀太盛；昭宗亦以爲疑，遂止兵，拜克用中正平難功臣，封晉王。克用奉詔猶豫，以蓋寓言，收軍還。自是茂貞驕橫益甚。此克用再舉勤王，剪除凶逆，而不復蕩清岐、華，綱目所深惜也。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洛陽，改元天祐。克用以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至梁滅唐，復稱天祐。四年始終不渝其志如此。克用始因亂拒命，繼立大功，而爲全忠所圖，唐不能正其罪。至三鎮請討而遽從之，討逆未終而旋疑之，使太原之勢不復振，全忠得坐噬諸鎮而滅唐。僖、昭，實使之然也。然至後唐卒以滅梁，豈謂非天道哉。

五代史職方考：後唐起并、代，并州太原府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晉州平陽府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澤、潞二州本屬昭義軍節度，昭義兼邢、洺、磁，合澤、潞爲五州。孟方立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唐末有兩昭義軍，或入於梁，或入於

晉。梁末帝時，屬梁；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朔州，故振武軍。雲州，故大同軍。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爲應州人，乃置彰國軍。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解州，漢乾祐元年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稷山，故屬河中府，唐割隸絳州。慈州，忸城、呂香，周廢。石氏獻契丹十六州，在山西境內者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等州屬外地，內有忻、代、嵐、石、憲、并、汾、蒲、晉、絳、解、慈、隰、澤、潞、沁、遼等州。唐自中世多故，常倚鎮兵扶持，方鎮操兵戎之權，州邑皆統於軍，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今置軍者，皆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也。

梁稱帝之明年，晉王克用卒於晉陽，年五十三，子存勳嗣。初，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勳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勳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勳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勳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勳，存勳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勳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

之。五代史李嗣昭傳：「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問其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金帛取之，養以爲子，^(一)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史。」^(二)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梁軍救珙，又敗之于胡壁堡。李罕之以潞州降梁，嗣昭敗梁兵，取澤州。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嗣昭斬瑋，取汾州；出陰地關以次取慈、隰。梁軍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進攻蒲縣。梁氏叔琮等擁衆迎擊，大敗之，慈、隰、汾州復入於梁，遂進圍太原。嗣昭晝夜出奇兵擊之，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唐失外援，孤城被圍者再，嗣昭力戰之功爲多。胡柳之戰，德威戰死，嗣昭復敗梁軍。莊宗爲契丹所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拔出。旋以兵攻鎮州，破殺且盡，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射之，反爲賊中腦，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卒。歐陽公謂沙陀起代北，所與皆一時雄傑，武之士，此其倫也。

晉稱天祐四年，梁開平二年也，李存灝等謀奉克寧爲節度使，^(三)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之地附於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克用，居帳下，見親禮，克

寧密以謀告之。敬鎔入告，太夫人召張承業等陰爲之備，因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灝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向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爲此謀？」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灝。初，克用多假子，年皆長，握兵權。及存勗立，怏怏不伏，以克寧權位重，多向之。存灝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侄，於理安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動，遂與存灝等謀，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謀泄，太夫人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以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乃召存璋會諸將誘克寧入府，執而置於法。按：克寧於晉王初薨，人心未定之時，恪守遺命，翼戴嗣君，初心非不忠順也。惟當主少國疑之時，地尊而屬親，窺伺以圖富貴者，實繁有徒；克寧無智以御之，外搖于讒口，內溺于悍妻，以至變節而亡其身，哀哉！

天祐四年，梁將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

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爲招討使，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逾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嗣昭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此唐兵之所以乘虛而入也。

天祐五年，晉王率周德威援夾寨。初，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自徒步匍匐入（梁），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至是，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堠）「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至黃碾，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晝暝，兵行霧中，直抵夾寨。梁軍不意晉兵之至，軍無斥（倍）「候」，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繞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死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馳至城下，呼門，語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不信，曰：「此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

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勳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修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勳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初，晉王李克用初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歌。時子存勳在側，方五歲，王慨然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及存勳即位，梁人因余吾晉兵已引去，夾城兵頗懈，乘其怠擊之。軍行至三垂岡，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伏兵岡下，大獲全勝，凱旋告廟。夾城既下，得符道昭妻侯氏歸，寵專後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常以從軍。通志：潞安城西古塔，即夾寨址也。按：上黨孤城無援，困圍日久，晉陽亦有岌岌之勢。初，克用謂存勳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俟葬畢往救。」而存勳不俟葬期，節哀御戎，忘宿怨以赴國家之急，一舉成功。圍解而軍威大振，國本以固，此不可以尋常齊衰之大禮律也。胡致堂曰：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卒未逾年，而悼公伐許，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未葬茲父，出會，而以子書謂其墨衰與會盟也。魯昭公喪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以有三年之戚，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忠君，軍政之本亡

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于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勖夾寨之戰，君子深有所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奪掠，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而晉又新喪，不能以時應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勖於是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夫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虧君子美之，謂合伯禽之事，深得禮意，垂訓大矣！

是年，晉周德威攻梁澤州，不克。梁統軍牛存節將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而先，士卒隨之。至澤州，城中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定。存節入城助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勇士數十，亦穴地道以應之；入城，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晉人始解去，德威退保高平。

天祐五年，葬晉王李克用於雁門。綱目於其卒，書晉王，以明其志。山西通志：代州西八里有唐李克用墓。莊宗建柏林寺於墓旁，以奉香火，今尚有遺迹。名勝志：李克用墓在代州城西十里馬站都，土人呼曰李王陵。同光三年，建寺於墓側，其旁爲香火地。院內傳遺像一軸，共七人，王著緋袍踞胡床坐，其右冠王冠而衣黃者，亞子

也，其左冠虎頭而衣青者，存孝也。其二東向侍，其二西向侍，莫知爲誰。王挾矢睨視之。蓋王目眇，畫筆爲王諱之如此。畫甚工，明武宗過代時幸寺，持真像去，今摹像留寺中。皇輿全覽考證：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一爲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蓋克用父朱邪赤心也；一爲唐代州刺史李公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讓。」土人相傳：王墓舊有十三碑，今存其二，又散埋土中。歐陽修去五代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矣。明一統志：晉王墓在忻州西十里，土人呼爲李王陵。並載：盜掘王墓，中有酒，賊飲之唇皆黑。捕人夜夢晉王語賊狀，明旦驗得實，賊伏法。唐秀容屬代郡，或忻、代壤接，土人互傳其事，史奕詩：天下三分二屬梁，區區獨木欲支唐，錦囊三矢傳遺恨，不救朱三著赭黃。元李俊民題李晉王墓詩：雄名凜凜振沙陀，爲國功深奈老何？多少三垂岡上恨，伶人那進百年歌。

天祐五年六月，晉王歸晉陽，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毋相逾越，及絕留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差晷刻，違者置於法。故士卒精整，太原爲天下精兵所聚。自夾寨後，兵威大震，乃修內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境內大治。論者謂後唐基業開於此。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除吏，王耻與之同，每除吏必

表聞。至是，存勳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居然恤患，宜民之善治，氣象一新矣。

梁乾化元年，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思附晉以自固。承天軍，由潞入邢之要道也。晉王以鎔爲父友，事之甚恭。謂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奉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是晉、趙之交遂固。輿地考：承天軍在平定州東北，今爲承天鎮。

晉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二年也，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服。朱友謙泣曰：「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勅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求救。晉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四)大破之，梁兵解圍還。友謙至猗氏詣航王帳，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明日，復置酒而罷。按：是時，晉仍唐歷，守臣子大節，得天理之正，歸晉，猶自歸唐也，故無嫌忌而酣寢如故。度德量力，而歸依於天祐之晉，猶爲不失其正。及賊討而復歸於梁，以完其

節，善處患難，綱目所以兩予之也。一統志：猗氏，古郇國地，周文王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漢置猗氏縣。

天祐九年，晉史建瑭與存審以三千騎敗梁軍。建瑭，雁門人也。晉王爲雁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擊秦宗權於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於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于潞州，建瑭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於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至是，梁軍圍趙，魏縣，晉以救趙，精兵皆北攻燕，獨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